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 九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　鏞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

明 馮琦馮瑗 撰

天類四

災異二 五十九則

漢宣帝地震詔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

聞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

元帝日食求直言詔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列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大道夙夜憂勤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

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光武日食詔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于心其勑公卿舉賢良公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

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民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稾遣謁者案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民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民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

明帝引咎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

三光日食之變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為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又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章帝地震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

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鄭興日食上光武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用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

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郄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為大司空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邇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于賢聖之君猶慈父

之于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

明帝時夏旱而大起北宮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

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若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倫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復上災異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

人無雍雍之志至于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埀聖德揆萬幾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埀之無極

章帝時大旱穀貴名鮑昱問曰旱既太甚將何以消伏災青鮑昱對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

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得失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書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從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從家屬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

馬嚴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則陰盛陵陽伏見今

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賄賂令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徵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事于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

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玩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日消矣

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時務每請召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高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甚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

天官意甚惡之乃言于二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于殿屋怪草生于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而章帝崩

和帝永初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

不祀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
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
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
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
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
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贍雖有其名終無實可依征
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熟郡
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

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

丁鴻論日食為竇氏封事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王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强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

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也今大將軍雖欲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驗

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敕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

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貪猾競為姦利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横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安帝時承上樊豐謝惲等見楊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臣蒙恩備
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
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
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
于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
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
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
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

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
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
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
臣以掩妖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于下

馬融日食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
歸咎自責寅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
得厥故修復往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
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

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羣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茀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于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畧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誡重譴于此二城海内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衆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勲

之名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疢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于其易也為大于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于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臣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案繩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

辟身自取禍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人上以應天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孤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于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孤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

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郎顗上順帝弭災數事疏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

內傳曰凡災異之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
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祗悔
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于儉約拯薄無若
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
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化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
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
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
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

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傾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宜省減稟恤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

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也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

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
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
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
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于虞典今之在位競
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
被策文得藨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
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
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

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對臺詰辭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

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寛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賔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為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

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宫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私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戆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

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
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
常而惡必致于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
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蔽不足以答聖
問
條便宜七事　一事陵園至重聖人攸馮而災火炎赫
廹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刱宮殿官府近始永平
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宮別觀

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殫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有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鍾鼓之懸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觀之天之應人敏于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

降集青沴息矣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

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巳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舃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

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以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莫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

自降福子孫千億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廣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

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于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于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

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内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虚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于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

汜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于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唯獨聖賢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宫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

百載録書者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采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復條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否則太陽不

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于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于下日應于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于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輙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

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于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

不除日月變色則其致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招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昊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地明堂布政之宫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

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登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于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

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

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災者簡税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于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于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周舉對大旱策　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

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官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于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已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

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鱉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卻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辯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急宜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爰延論倖臣鄧萬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禮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強臣共博列婦人于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浮之心行

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酌其功爵人必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于耳以非所行則翫于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

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寢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

桓帝時大將軍梁冀專朝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劉陶時游太學上疏陳事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

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于肌膚震食不即損于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于麑場

豺狼乳于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章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于窀穸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于忠舌國命出于讒口擅閻樂于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

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行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于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

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襄楷論災異䟽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庭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于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

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于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于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

受閹豎之譖嚴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玩習又欲避請讞之煩

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五日河内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

于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黄山宫有死龍之異後漢
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况于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
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
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
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
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
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隂河當濁而
反清者隂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宫

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于孟夏蟋蟀吟于始秋物雖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微賤願賜清閑極盡所言

靈帝光和中詔名蔡邕與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馬門引入崇德殿使

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

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

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

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奥故密特稽問

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且生疑諱具對經術

以皁囊封上邕對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

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

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于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災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于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于天府死則丘墓踰于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

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勲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

之高選近者以辟名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時青蛇見御坐楊賜上封事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顔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之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于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

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時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

問死而後已乃上書對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
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僻昏亂則視其禍今
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
蝃蝀者也于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
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
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
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
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

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于時如驩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閒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

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淫佚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没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奐言災異疏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于火相須乃明蛇能屈伸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來為殃

咎陰氣専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内默默人懐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從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

謝弼上封事陳得失　臣聞和氣應于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

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徘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于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又聞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

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邉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成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于兹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

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
繼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
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
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
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
諱忌惟陛下裁其誅罰
晉元帝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熊遠復上
疏 被庚午詔書以雷電震暴雨非時深自尅責雖禹

湯罪已未足以喻臣闇于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恵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大化素餐負乘粃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滋甚二帝幽殯梓宫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能遣軍北討讐賊未報此一失也昔諸侯既敗七年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為王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于上而羣官未同戚容于下每

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有德而無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進稱職以違俗見譏虚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彊弱相凌寃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非轉見排退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

仕不轂官攀龍附鳳翺翔雲霄遂使世人削方為圓撓直為曲豈待顧道德之清塗践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皆此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辨争之臣士有禄仕之志焉郭翼上書武帝擢為屯留令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斂奏

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禄不試甚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于踈賤用刑先于親貴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于側陋舜拔賢于巖穴姬公不曲繩于天倫叔向不虧法于孔懷今朝廷法吏多出于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于屠釣聘耿介于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官得其

人之益也

趙劉曜時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劉曜大悅齊七日而後受之于太廟大赦境内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

朝臣啓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旨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玉之于山石也猶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

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于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鞞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縱為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

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苻秦時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

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于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

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者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如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内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有司奏請徵蘭下廷尉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

是歲秦大熟

孝武時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孝武帝心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南燕王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

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齊武帝曰應天以實不以文

我克已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禳之何益
北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
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
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師微少庶民未
之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
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
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寛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
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

為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魏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後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

成之象也是後黄巾破壊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闗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事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世宗愈重光

河南北大蝗北齊顯祖問于魏郡丞崔叔瓚曰何故致蝗對曰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為災今外築長城内興三臺殆以此乎顯祖大怒使左右毆之擢其髮以溷沃其頭曳足以出

唐高祖詔襄州道行臺僕射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嶺南道大使李靖以交廣泉桂之衆趣宣州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亳齊州總管李世勣出淮泗討輔公祏孝恭與諸將晏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

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太宗入死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太宗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中宗時三月大雪蘇味道以為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

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天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天后為之愀然

明皇以太廟四室壞素服避正殿時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

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還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明皇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工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謟諛明皇弗聽

日食明皇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

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絶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于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水旱相繼關中大饑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巳以災沴歸咎于峴貶長沙太守帝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巳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

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臣聞童謡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

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明宗優詔奬之

後晉時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齊王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齊王善其言而止

後漢時帝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帝召

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
帝遣中使問如何謂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宋趙普論彗星　臣伏覩御批劄子云所為妖星謫見引證古今莫知所措自旦及暮莫敢遑寧臣等伏捧真蹤同承聖旨兢惶戰懼各不勝任其間老臣最負深過三十年之重位但愧叨塵一千載之明君將何輔弼泰

列三台之首懋無一德之長自知政術疎遺寧免妖星
謫見被若者無由披訴偷安者不敢指陳雖衆議以明
知奈皇情而莫惻隱蔽之咎惟臣最多甘俟嚴誅仰期
待罪今則人心頗欝工象自差起狂夫思亂之謀生醜
虜犯邊之計天時人事不比尋常唯有今年倍須保護
伏審陛下初知妖異親諭德音便欲遍與恩澤優加賞
賜既發一言之善須增百福之祥全由恵物之心必有
變災之望纔經旬朔似有改移竊聞司天臺内妄陳邪

佞之言深惑聖明之聽惟云妖異合滅契丹臣竊慮俱是諂諛未明真偽乞加詢問須見實情乞問司天臺内所有前件奏未委按何經典臣今將所按經典逐件進呈伏望陛下親賜看詳便知可否臣聞五星二十八宿與五嶽四瀆皆在中國不在四夷而又尚書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豈可謂契丹封疆不屬萬方之數臣今老邁豈會陰陽惟將正理參詳以前書證驗三墳五典必可依憑今録到故事五件謹分折如後　一按漢書

天文志及諸書云歲星辰見東方行疾則不見不見則變為妖星石氏云攙槍為天棓又曰彗星所為掃星也其本類星其末類彗也小者數寸長或竟天彗狀如箒亦為孛孛然如粉絮形狀雖異其殃一也皆是逆亂凶悖非常惡氣之所生也見則為兵為患除舊布新之狀不有大亂必有大兵天下合謀暗閉不明破軍流血死人如麻哭聲遍天下干戈並出四夷來侵餘災不盡下為水旱饑疫凶惡之事不可具載又云凡關天象變異

下方必有災殃如人臟腑有疾亦先形于面色象不虛發惟聖德可以消除　一按左傳云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二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有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無益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政民卒流亡若德回政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其後齊國果有田氏簒奪之禍　一按晉書天文志魏文帝黃初六年五月壬戌熒惑入太白一按蜀記魏文帝問黃權曰天下三分鼎立何地為正對曰當驗天文即可知也往昔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驗也　一按梁書武帝大通元年熒惑犯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走以厭之是年後魏孝明帝崩武帝歎曰索虜亦應天道　一按唐書云高宗總章元年四月有彗星見于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今內外五品以上

各上封事極言得失許敬宗上言星雖孛而光芒小此
此非國眚不足上勞聖慮請御正殿復常膳高宗不從
敬宗又曰星孛而東北王師問罪此高麗將滅之徵上
曰我為萬國之主豈得推過于小番哉二十日而星滅
右具如前今檢尋故事聞達宸聰冀將師古之文聊
證順情之説伏望陛下勤求理道獨出前王雖然彗星
呈妖自有皇天輔德臣所願者除舊布新之事專乞陛
下親行變災為福之祥乃為陛下已有如此則商高宗

之桑穀遂至中興周武王之資財須行大賚伏望陛下恭承天戒大慰物情明施曠蕩之恩更保延長之祚蓋緣凡關世事否泰相逐倚伏盈虛豈能常定聖朝開國三十年國富兵强近古無比諸方僭偽並受驅除無一國不亡無一人敢敵可謂鞭撻宇宙震懾華夷若非聖德神功終恐兆民未泰戰爭勞役寧有了期雖哲后修仁本意固無于虧缺而羣生造業隨緣有近于感招儻時運以相逢于聖賢而不免堯水湯旱乃是明徵臣又

竊聞陛下自覩星文深勞帝念轉積動天之德思覃及物之恩則知多難興王傳聞于往昔殷憂啓聖實見于當今可謂何福不生何災不滅臣今誠懇思達冕旒仍須面具數呈不敢形于翰墨伏恨言詞蹇澁氣力衰羸步履猶艱未任拜跪自從發動多有風涎如或一息不來便憂一詞難措以兹情抱實有感傷乞于閑暇之時伏望畧賜宣喚貴將微細皆具奏聞兼緣臣久負過僁因此合尋陳首伏以臣謬將鄙拙虛受恩榮既不能致

主安民又不能除奸殄寇叨據秉鈞之任忽招如彗之
妖方抱恥于朝廷實難安于祿位伏況前代每逢災變
必先册免三公今遇盛時乞行嚴憲明加黜責用激忠
良臣無任負愧懍悚戰懼兢惶待罪之至
京師旱蝗仁宗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
此黙禱上帝願歸罪眹躬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
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于天地神祇伏乞必
踐其言必行其實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于人恩澤及

于下則災異消和氣應矣
京師大雨平地湧水壞官私廬舍漂人民畜産不可勝
計是日英宗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
詔開西華門以洩宮中積水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
没人畜皆溺死官為葬祭其無主者千五百八十人下
詔責躬求言且命罷宴減膳禱于山川司馬光上䟽畧
云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黒子江淮之水或溢
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老弱流離積尸成丘今夏疫

癘大作彌數千里秋又未獲暴雨大至都城之内道路
乗桴官府民居覆没殆盡死于壓溺者不可勝紀陛下
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者乎又曰先帝擢陛
下衆人之中升為天子惟以一后數公主託陛下而梓
宮在殯已失太后歡心長公主數人屏居閑宫此陛下
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又曰凡百奏請不肖與奪知人之
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
是不能從此天子所以重失望也又曰臺諫天子之耳

目其有所言當以聖意察其是非不宜一付之大臣帝嘉納之

劉敞論災異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于災祥察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槩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于災異非常可怪

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于儆戒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懐多福者也臣愚以謂五經災異之説最深最切設四方所上竒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傅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以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智憂深思遠順時防微不可不慮也臣忝近列愚不能

通古今切觀近世商高宗周成王畏天威享福祚之盛誠願陛下留意于此臣不勝區區

救日論

春秋左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慕為迂濶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

救奚畏奚不畏哉丘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已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奸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詖偽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惟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

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徹于上哉是以或至于夷陵而猶不寤曾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曾知日食之爲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事漢知日食之爲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爲人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叔輒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强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

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于衆而形勢敵于外子家駒達于人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于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輙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默則不能已欲諫則逼于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噎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蔽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魯國顏冉之徒仁人

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𢎞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于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于當世狂而不信者也嗟夫

徽宗時黑眚見于禁中初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

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内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内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元世祖時彗出紫微垣憂之夜名博果密入禁中問所以消天變之道博果密曰風雨自天而至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内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

食求言謟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論說
至四鼓乃罷
仁宗時夜疾風雷雹成紀縣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
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没民居監察御史
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
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日暘不時奈何蕭拜珠曰宰相之
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珠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

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泰定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珪自大都至以其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集賢院等官集議來上言特們德爾與特克實等結為父子終以遺患搆成弒逆其子索諸木親與逆謀今復給還所籍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夤緣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竄其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阿勒台布哈博囉伊呼特穆爾綽羅巴哈等與特克實逆謀其罪止于流竄宜

誅之以謝天下遼王托克托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
讐忽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産殘忍骨肉今
不之罪仍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况今
死者含寃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
威武備卿濟勒前太尉巴哈矯制令薦師强收鄭國寶
妻郭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銜寃三年不
雨宜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賣寶石分珠寸石價
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饑寒之物是

皆時貴與中寶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于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今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講罷游惰之徒妄投宿

衛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隂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户所徵入不足以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支請之數給之餘悉減汰自特們德爾專恣特實搆逆良善死于非命皆未申理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寃滯宜命省臺選官審録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興除廣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同鄉者歸骨于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

三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選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所賜勲戚及官者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賣民田及民間所施産業宜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勲勞效著明實跡不加以賞賜請皆著爲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經濟類編卷七十八